

## 她們的故事〈herstory〉——台籍慰安婦的露水情殤

### 壹、悲劇故事的開端

1991年8月，韓國金學順女士首先控訴日本政府於二次大戰期間強行徵召韓國女子從事慰安婦的驚駭悲慘事件。<sup>1</sup>此後，中國、印尼、菲律賓等國紛紛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與個人賠償。翌年（1992）2月，日本國會議員伊東秀子在防衛聽研究所圖書館發現三通以「密電」、「秘電」的電報，證實臺籍慰安婦的存在後。2月20日，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公佈免費申訴電話，並開始展開調查與訪談工作。「阿桃阿媽」是第一位挺身而出、公開露面代表臺籍慰安婦面對國際媒體，像日本政府要求國家賠償與道歉。自此，台灣慰安婦問題亦成為令人注目的焦點。

台灣慰安婦問題，一直缺乏實證性、具體性的文獻證據，以「婦女救援基金會」為主體向日本政府索賠予要求道歉，因缺乏有利的直接證據，而使工作一直無法順利進展。1993年日本政府承認徵集招募慰安婦一事，1995年仍堅拒承擔法律責任與個人賠償。

### 貳、被歷史遺忘的故事

「慰安婦」的出現，其原因約有下列幾點：首先是日本軍部為防止強姦事件的擴大，避免國際輿論的強烈指責，藉以重塑日軍形象；其次為避免性病在軍中蔓延，削弱戰力；<sup>2</sup>再其次，日軍軍部藉由性的慰安鼓舞士氣、強化戰力；四因保持軍隊機密，防止佔領地妓女充當間諜。<sup>3</sup>

「慰安婦」最早出現於1932年的上海事變，據當時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的岡村寧次回憶指出，由於日軍在上海地區常犯下強姦事件，為防止此類事件的發生，要求當時長崎縣知事招募慰安婦。這件事在稍後派遣軍高級參謀岡部直三郎於昭和7年（1932）3月14日的日記中被確認。<sup>4</sup>其後，隨著中日全面性戰爭的長期化（中國以空間換取時間）與戰場的擴大，從華北以至東南亞地區，只要有日軍的地方就有慰安婦。<sup>5</sup>

根據目前查閱出《臺拓檔案》中有關慰安婦的資料顯示：前往海口者計有8人，皆為日籍女子，其住所皆在七星郡北投庄；5人為酌婦，住所分別在七星郡北投庄，臺北市元園町、老松町；前往三亞7人，亦皆為日籍，住所皆在七星郡北投庄。這24人其本籍皆來自日本本土、沖繩、朝鮮，其在台灣地址皆與業主

---

<sup>1</sup> 「慰安婦」的正式名稱為「軍用性奴隸」或「日本軍性奴隸」。

<sup>2</sup> 日本在1918—1920年的西伯利亞戰爭中，負傷者2066人，戰死者1387人，性病者2012人。詳見千田夏光(著)，黃玉燕(譯)，《慰安婦》，台北：傳文，1996，頁16—18。

<sup>3</sup> 吉見義明〈抗日戰爭時期日本軍的「從軍慰安婦」政策〉，收於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8，頁1169—1171。

<sup>4</sup> 吉見義明，《從軍慰安婦資料集》，東京：大月書店，1992，頁26。

<sup>5</sup> 吉見義明〈抗日戰爭時期日本軍的「從軍慰安婦」政策〉，頁1166—1168。

相同，其合理解釋是他們的身分「可能」為職業娼妓。<sup>6</sup>

慰安婦的實際人數，一直是問題的焦點之一。根據學者推算，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政府強迫的慰安婦的人數與軍人比約為 1 比 35 甚至在島足 1 比 100，換作實際人數：朝鮮約 10 餘萬，日本約 2 萬，東南亞地區約有數千人，西方約有數百人，中國人數最多，超過 20 萬人以上。<sup>7</sup>

臺籍慰安婦的實際人數，根據昭和 13 年（1938）至 15 年（1940）間，台灣各州知事、廳長向台灣總督府提出的「渡支取締文件」、「有關渡支取締文件」、「渡支取締月報」中，明列渡航目的是從事有關慰安所、慰安婦的人數為 405 人。<sup>8</sup>總計，台灣至少有 1200 人。

依目前婦女救援基金會的調查訪談紀錄計有 56 人（已確定者 48 人，推測可能是者 8 人）。依戶籍看，台灣原籍 51 人，原大陸籍在台者 3 人，原韓籍在台者 1 人，原大陸在外國者 1 人。被徵召者，皆是在終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于 1942—1943 有 30 人為最多（1938—1939 有 5 人，1940—1941 有 7 人，1943—1944 有 6 人，不詳者 5 人）。年齡以 16—25 歲者最多，有 42 人，令人髮指者竟有 1 位未滿 15 歲。被徵召地區以台北州最多，有 22 人；明確以慰安名義而徵召者 3 人，軍隊抓人者 3 名。慰安地點以南洋最多 48 人。從事慰安工作多在 1 年以上 3 年以下，計有 27 人，四年以上者亦有 10 位。

但無論人數多少，都不影響這段過程中確實發生的殖民地台灣的歷史事實。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才是臺籍慰安婦被募集徵調最多的時期，然而這段時期的有關紀錄都被銷毀，但從部分史料與慰安婦的口述報告中，可以得知此段時期才是臺籍慰安婦被調派的重心。<sup>9</sup>

### 參、以青春血淚換成哀淒悲涼的故事

1998 年，王念慈女士拍攝〈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紀錄片，這是 13 位台籍慰安婦首度將她們隱藏於心中 50 年的傷痛歷史，公諸於世。如李寶猜的告白。李寶猜：

前一個月我每天會連續不斷洗兩個小時的澡，希望藉著清水把身體的污濁、心靈的創傷清洗乾淨，漸漸地我失去任何思考的機會，也許是潛意識想忘記吧！戰爭的殘酷，使女人失去選擇性伴侶的自由，一如使男人失去不殺人的權利。<sup>10</sup>

陳錦蘭：

我一定要活著回去，並且要和他們一樣堅強，我拉起衣袖，把流下的淚

<sup>6</sup> 朱德蘭，〈台灣慰安婦檔案調查與歷史真相研究—以台拓會檔案為中心〉，未刊稿，1999。

<sup>7</sup> 蘇智良，《慰安婦研究》，香港：明報，頁 277—279、287。

<sup>8</sup> 吉見義明，《從軍慰安婦資料集》，頁 39—46。

<sup>9</sup> 李國生，〈性與戰爭：殖民政府對台籍慰安婦的動員〉，《台灣慰安婦報告》，台北：商務，1999，頁 60—61。

<sup>10</sup> 應大偉，《台灣女人—血淚露水篇》，台北：田野影像，1996，頁 234—242。

抹去，滿目瘡痍，斷垣殘壁，曾經有過年回憶的地方，雖然不很完美，但我畢竟是活著回來了。我把自己的身軀與心靈分開，堅強面對生命。

11

張春花：

望著大海，我祈求上蒼，希望曾將與我有過露水之緣的男人，現在也和我一樣在歸鄉的路上，平安回家與家人團聚。<sup>12</sup>

婦援會也有 14 則令人心酸的訪談紀錄。希望大家在以同情的理解，讀完「她的故事」(herstory) 之際，更希望大家記取這段悲淒的歷史之餘，能否能幫她們向日本政府與歷史討還一個公道。

附錄：

婦女救援基金會，《台灣慰安婦調查報告》，台北：商務，1999。

目前出版的碩士學位論文：

楊雅慧，〈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婦女(1937—1945) —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新竹：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4。

江美芬，〈台灣慰安婦之研究—慰安所經驗及影響〉，新竹：清華大學社人研究所，1996。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7。

---

<sup>11</sup> 應大偉《台灣女人—血淚露水篇》，頁 253—259。

<sup>12</sup> 應大偉《台灣女人—血淚露水篇》，頁 244—252。